

# “压岁钱”

文 周曙明(本报特约通讯员)

在上海城郊民间,每逢过年,有长辈给小孩红包的习俗。这“红包”里的钱,称为“压岁钱”。

父亲病故那年,我仅5岁。母亲一人挑着抚育5个孩子的重担,但到大年三十吃好“年夜饭”,母亲就会把用20厘米见方的红纸包成8x4厘米许的“红包”给我们,特别关照说:“快点去囤勒枕头下底,到明早才好打开。”

听宅上读过私塾的那位96岁的老太说过:压岁,应该是“压祟”。“祟”是一种与“鬼”、“妖”、“怪”一类的“邪神”。这“祟”,专在大年夜出来,等小孩睡着后,悄悄潜入房间去摸

孩子的头,孩子往往会吓得落脱“魂”……因此,母亲都点着灯守在小孩床边,直到半夜过后,这叫“守祟”。

相传,有对晚年得子的夫妻,在年三十夜里一边“守祟”,一边数铜钿,无意中几枚铜钱滚落在孩子的枕头边。半夜三更里,突然刮来一阵阴风,吹灭了灯。夫妻俩大喊一声:“啊呀,不好。祟来了!”这时孩子枕头边的铜钿立刻发出一道道金色的亮光,象一把把宝剑,刺向“祟”去……小孩就此太平无事。后来,这铜钱“压祟”的事,传遍了家家户户,家家在大年夜把铜钿放在枕头边,孩子们都太平无事了。因“祟”与“岁”谐音,那“压祟钿”,慢慢成了“压岁钱”,“守祟”也成

了“守岁”。后来,为增加节日的喜气,人们把钱包上红纸,送给小孩“压岁”。

2007年,单位实行“工资套改”,我有幸月增资566元,且补发半年。我用这“意外的收获”,也给小辈发“压岁钱”,每个200元,凡自家、亲戚小辈都有份。当我把红包递给上大三的侄女嘉英时,她妈说:“爷叔啊,迪能大(du)的小囡还要拨‘压岁钱’?”“‘没有吃饭总算早,还没结婚总算小’,迪个压岁红包不能少……”我说。

20年前,孙女媛媛还仅3岁。那年年三十日(ni)中午,大大(dada,爷爷)就给了她压岁钱,她把红包放在了小枕头下。晚上,全家



祖孙三代20号人一道在鼎鑫饭店吃年夜饭。席间,大大给孩子们发红包。媛媛双手朝爷爷拱了拱,说:“大大,恭喜发财,红包拿(nao)来!”“这,不是中午已经拨依了吗?”“暖,大大啊,再来一个么!”她对大家眨眨小眼睛,说“徐讲是哇?”于是,她又得了一个红包。“谢谢大大!”媛媛的天真把大家都逗乐了。

改革开放40年来,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。逢过年,成年的子孙也给长辈发起“压岁钱”来。给外婆的红包由媳妇递,给岳父母的红包由女婿送。正如沪谚云:“儿孝不如媳妇好,囡好不如女婿孝”。不过,现在这“压岁钱”不再用红纸包,一色都改用制作精美的烫金红“信封”了。

## 影像

# 光影岁月·美好闵行

## 生态家园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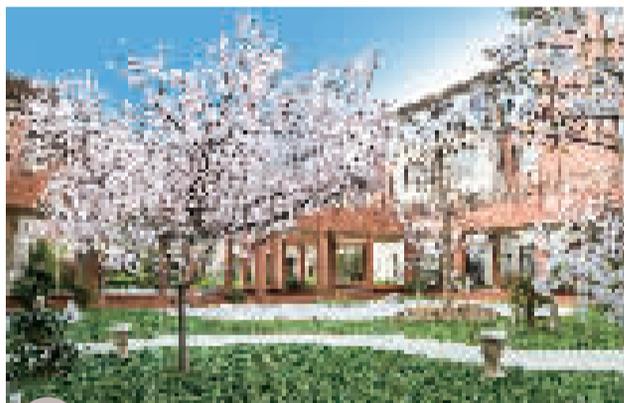
2018年,为迎接进博会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,中共闵行区委统战部精心策划了主题为“光影岁月·美好闵行”的视觉影像展,广泛征集全区民营企业、社会各阶层人士参赛作品,经有关专家评审,选入围作品169幅。最终评选出金、银、铜奖各6幅,优秀入围奖18幅,杰出贡献奖9人。

这些作品以摄影艺术形式聚焦变革的时代,分《岁月印象》、《城市新貌》、《城市脚步》、《生态家园》、《温暖人文》、《光影瞬间》等6个单元,生动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闵行发生的新变化、新成就、新气象。

《闵行统战》将陆续刊登部分获奖作品,和大家一起回顾闵行40年的片段瞬间。



金奖 《街心花园》作者:戴晓阳



银奖 《我爱快乐家园》作者:陈星言



铜奖 《红楼》作者:强国勇



优秀入围奖 《绿色家园》作者:万忠良



优秀入围奖 《疾波劲草》作者:李锋



优秀入围奖 《蜂鸟鹰蛾》作者:汤建明

